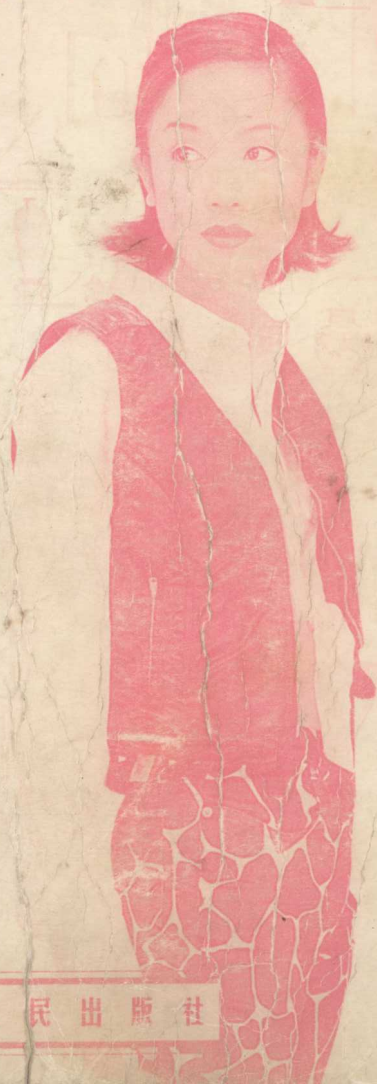


叶斐作品集 31

霸道
也可以
温柔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霸道也可以温柔

叶雯/著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 4046

柔道也可以温柔

集 变 作

叶雯作品集 ③ 霸道也可以温柔

作 者:叶 雯(台湾)

责任编辑:邱梦琪

封面设计:蓝 田

出 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印 刷:长教工会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印张 6

字数:140,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,000 册

书号:ISBN7-80599-479-X/I·132

定价:390.00 元(全集) 10.00 元(单册)

又到收获时

(代序)

欣涛

欣涛自一九九六年开始向大陆读者推出叶雯作品以后,陆续收到了数以万计溢满热情充满关心的读者来信。对于大多数读者对叶雯作品的支持与关怀,欣涛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,并继续一如继往的荐出新作,以飨我们的读者朋友。

少年时光,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,她充满着浪漫,温馨,充满着梦的幻想,更编织着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。叶雯的作品,就代表着现代的青年人,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欢乐与苦脑,代表着人生的梦想与回味,她的《就爱你的坏》《追猫方程式》《磨人小天使》无不让人读得爱不释手,牵人心动。《错坠时空的星子》《等候千年》《与你相约在前世》又让人进入一个梦境时分,产生梦的幻想。

随着时间的漂移,作品的持续增多,越来越多的读者朋友要求叶雯小姐出一套精美的全集。因此欣涛征得叶雯的同意,将叶雯小姐过去发表的优秀的作品,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。希望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象以前一样的喜爱、一样的关心。

这次精心出版发行的叶雯作品集共计 39 本。故事内容宜古宜今情节浪漫激烈,充满创意,一定能使读者朋友看后感到阵阵幻梦欲和新鲜感。最后欣涛要向读者朋友说几句心里话。当初能荐出叶雯是欣涛的努力。此时的全集更能代表作者和读者的心灵交流。欣涛珍惜叶雯小姐写出来的每一部作品,每一个文字,每一段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请大家接受我的这份礼物吧!

欣涛 98 年 11 月台北

内 容 提 要

一想到烤蟋蟀那香气四溢的美妙滋味……

唉！她这千金大小姐立刻忘了“大家闺秀”四字如何写，

一心只想拉着小丫环往花园进攻——

咦？小丫环在说什么？哪有啥东东比她的烤蟋蟀更重要？

未婚夫？！她说她自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夫来了？！

这……这当然比烤蟋蟀——重要罗！

瞧她迫不及待的拎起裙摆，跨大步飞奔而去，忘了“幼秀”，

只想立刻瞧瞧她那玉树临风、斯文谦恭的未来老公。

哇！他好帅喔！就像她一直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

……

单单远远的一望，她就觉得自己对他一见钟情了！

自此日思夜想、恍恍惚惚，只盼能赶快嫁给他。

大喜之日终于来临，她假装淑女的坐在喜床上，含羞带怯，

然而，当红头巾一掀，那声娘子叫得她浑身一震！

他……他是谁？！他不是她那天看到的相公啊！

她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，还恶狠狠的说他绝对是“假的”！

她那斯文相公怎会变成他这霸道郎君，难不成……



A

好一个百卉争妍、鸟语花香的季节，卜悠悠悠闲地躺在吊床上，手里拿着诗经，但小嘴里却是唱着小时候娘教给她的童谣——小蚰蚰。旁人一听，还当是个小娃儿的嗓音，但仔细一瞧，可是会被她那令人惊艳的芙蓉面震慑得忘了祖宗八代，以为是玉皇所派下凡的小仙女正在游戏人间呢！

她——芳龄一十六，尚是个不认愁滋味的年纪，娇俏的模样，可是人见人爱，讨喜极了！

堂堂洛阳大商家卜庆棠的唯一掌上明珠，拥有多人之宠爱于一身，是天生的娇娇女，也因为这个，养成她骄纵胡闹、爱闯祸的个性，许多人拿她没法子，就连卜庆棠也只有摇头兴叹的份，因为这个“祸害”就是他惯成的。

卜氏金镇铺，享誉长江以北的每个角落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大伙都明白，只要是出于卜氏手工的金饰配件，其精致浑美的质感往往无人能出其右，更是深得名媛淑女们的喜好，其订单应接不暇、生意源源不断，进而扩展到百余





家分店。

那些大的产业竟无一个子嗣可以分担及继承，这是目前为止卜庆棠唯一感到失望及挫败的地方。

于是，与爱妻商量过后，他们决定尽快找个半子来分忧解劳；当然，在这么想的前提下，一定是有了适当的人选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与优优打娘胎开始即指腹为婚，牵下一段不解姻缘的聂寒云。

不过，先要说明一下，指腹为婚的当儿，聂寒云可已是个七岁的小公子，也就是说，所指的腹也只是优优她娘一个人的肚子罢了。当初卜庆棠夫妇就是看上才七岁的聂寒云四书五经已能朗朗上口，再加上俊逸的俏脸，及那早熟的礼仪风范，因此，顾不得一切的希望怀上一女结为亲家，果然，天从人愿，十个月后，优优的娘终于生下了一位女娃儿，也幸运地攀上了这门婚事。

但不幸的是，优优是因难产所出，导致她娘之后再也不能受孕了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又躺在这儿看书呢！夫人说这样眼睛会变斗鸡眼的。”她自幼的玩伴，也是贴身丫鬟小宣宣忙不迭的为她盖上一件羊毛披风，一个劲儿的在她耳根旁嗑呼个不停。

“斗鸡眼！是这样吗？”优优扮了个斗鸡眼的表情，转向小宣宣，逗得她险些笑岔了气。





“小姐，你就别逗了，你瞧小宣宣的皱纹都多出了好几条。”爱笑的小宣宣不忘边笑边压着眼尾，深怕长出那难看的鱼尾纹。

虽说她与优优一般大，但知道的可不少，其实，大多是从夫人及张嫂那儿道听途说来的。眼前这按眼尾的滑稽动作，不就是跟张嫂学来的！

“你才多大，会有皱纹？我一向开心的时候就痛快地抱着肚子笑个够，这会儿岂不是已满脸纹路难以见人了？”优优拿着书本扇着凉，不以为然的说。

“我怎能跟小姐比，小姐丽质天生，而我呢！”她佯装擤鼻子，满悲哀的说：“也只有靠后天小心培养，若有小姐的万分之一，就该庆幸了。”

“贫嘴！”优优忍不住拿起“诗经”敲了一下小宣宣的脑袋，噙起红润的朱唇，配上那月眉桃腮，不知会羡煞多少人。

“小姐，你不信我说的？你不知道有多少王孙公子至府内提亲呢！不全都是仰慕你的美色。”小宣宣煞有其事的说道，其一板一眼的表情看得优优直想笑。

“是吗？我怎么从不知道，你这消息又是打哪儿听来的？”优优坐在吊床上，前后使劲的晃呀晃，活像是在荡秋千。

“这还用得着打听吗？几乎每天都像排队一样报号登





门耶！少说日日都有个七、八位。”

优优掩嘴一笑，“小宣宣，你说的也未免太离谱了些，咱们洛阳城有几个少年郎我会不清楚？你该不会把七老八十的老头儿也给算进去了吧！”

说正格的，优优这句话可不是夸大之辞，想想，她成天和小宣宣女扮男装在城里闲逛，所看到的男人横算竖算就是那么几个，哪有小宣宣言下之日日七、八位！

“哎呀！反正我不会形容，就是很多嘛！”小宣宣手足无措的急欲澄清道。

“好吧！姑且相信你。那么，你说说看，我爹爹都是如何打发那些人的？”优优一得意，摇晃的更厉害了。

怪了，她怎么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炙手可热呢？居然有人排队上门提亲！也该怪自己，没事老爱往外跑，家里硬是待不住，因此遗漏掉那么多精采的镜头。

今天若不是夫子强迫她明几个上课要背上一大段诗经，她才不会乖乖的坐在这儿背书呢！不，应该说是作白日梦比较贴切些。思及此，优优露出如贝般的玉齿，轻轻一笑。

“有什么好问的，还不是那句老话。”小宣宣递上一颗她刚采的果子，放进优优的小嘴里。

“什么老话，说来听听。”

老话是对爱听墙边话的小宣宣而言，但对于优优而言





可是新鲜得很。

“还不是说——”小宣宣清清喉咙，假装成老爷深沉的嗓音继续说：“实在很抱歉，小女何德何能得到各位公子的青睐，只不过，小女优优自幼即与江南织坊聂老爷之子订下婚约，我这做爹的实在无能为力，更不敢造次。”

说完，小宣宣倒挺满意自己的表演，笑得不亦乐乎。

倒是优优霍然停下了摇摆的吊床，独自愕然地沉思着：我自小与人有了婚约？这码事我怎么又知道了？看来，这十几年来我是白混了，对家里，甚至对自己的一切知道的比下人还少，“唉！”

“小姐，你叹什么气呀？可知道你那未婚夫婿是谁吗？”小宣宣卖着关子。

“谁？”优优站起身，抬高两道如柳的秀眉，一派天真好奇的问道。

“要我说可以，不过，小姐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她居然还敢谈条件。

“你可真大胆呀！敢跟我谈条件。好吧！你说说看。”优优又躺上了吊床，她倒想瞧瞧她这位刁钻的丫头又在出什么馊主意了。

小宣宣这才兴高采烈的趋上前说：“我昨儿个偷偷听夫人提起，若你嫁过去夫家，会挑一个丫鬟陪嫁过去，小姐……我想……”





“哦！我懂了。你也真傻，这婚事还没经过我的同意，八字都还没撇呢！你就在烦恼这些。”优优挥了挥衣袖，懒洋洋的说，仿佛就快被这阵阵微风吹得睡着了。

“小姐，你可别睡着啊！不管有没有一撇，你迟早要出阁的，就答应我带我去嘛！”小宣宣拉着她的衣袖撒娇的说。

“你别吵我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”优优半睡半醒的打了个极不文雅的大呵欠，眼看双眼就快眯上了。

“醒醒呀！难道你不想知道你未来夫婿的大名？”

“你说我听。”她咕哝着。

“是江南织坊聂老爷的长子聂寒云。”小宣宣在她耳际非常大声的嚷道，却已无法唤回优优的兴致了。

“噢，聂寒云是吧——ZZZ……”

小宣宣想再渲染一下她的情报，但只见优优舒舒服服的躺在吊床上，早已和周公约会去了。

为主人盖上毛被后，小宣宣才摇摇头轻步离去。

江南第一世家聂府之长公子聂寒云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卜家，随行的除了护卫江强之外，另一位温文儒雅的年轻人，他是聂寒云的拜弟巩玉延，两人在搭渡船时相遇，继而一见如故以天为盟行了八拜之礼。

聂寒云器宇轩昂、仪表非凡，狂野不羁中带有沉稳和内敛，深刻的五官总让人难以忽略，雄次勃发的体态是那





么刚强结实，这么样的一位男子无论文韬武略均是无人所能及的。

巩玉延神采飞扬，总是带着轻浅的笑容，文质彬彬的外表比聂寒云纤弱许多，但就是他这副道骨仙风的模样让人觉得飘逸不凡。

行船中，巩玉延言明欲往太原，由于正好顺路，因此，聂寒云留他同行，一路上两人吟诗作对，好不快活。

清静闲适的洛阳城内，突然来了这两位仪表不凡的年轻人；可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心，当那些闲人尾随他们进了卜家，都不免猜测着，究竟谁才是那位刁蛮丫头卜优优的未婚夫婿，这次前来，想当然耳是为了提亲吧！

看来，洛阳城又有得热闹了，呵！

“卜伯父，卜伯母好，寒云未曾事前通知，就冒冒失失前来，还望您二老海涵。”一进内厅，聂寒云即作揖问好，在卜庆棠目光如炬的审视眼神下，亦丝毫不显畏惧之色。

“哪里的话，贤侄能远道而来，这是我们请都请不到的。”卜庆棠一改审视的眼光，笑脸迎人的说。

实在太难以相信了，犹记得最后一次见面大约是在七、八年前吧！那时候他还只不过是十五、六岁的小伙子，而今一看，已经是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汉了，更有着傲视群伦的轩昂气质。

“伯父，伯母忒谦了。”聂寒云在卜母的招呼下就坐，含





笑说。

“这两位是？”卜庆棠的眼光这才从聂寒云身上离开，瞥见了坐于一旁的两位年轻人。

聂寒云看往右边，“这位是聂府的护卫江强。”他又指着左边的位置说：“而这位是我在半途中所认识的朋友巩玉延巩贤弟。”

“原来是江大侠及巩公子。”卜庆棠颇首道。

“在下巩玉延，冒昧打扰府上，甚感唐突，还请卜大爷见谅。巩玉延作揖行礼。

“巩公子太见外了，既然是寒云的朋友，也就是咱们卜家的贵客，甬拘礼了。”卜庆堂捋着胡须笑说。

“玉延欲赶往太原，由于正好顺路，因此我就留他在这住上一宿，不知伯父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问题，不如这样吧！我看巩公子已面有倦容，就让小翠带领你去西厢房歇着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卜庆棠很有技巧的说，意欲暂时遣开闲杂人等。

巩玉延当然也了然于胸，反正客随主便，要他早点休息也不错，于是，他很有礼的回道：“正合我意，这就谢过卜大爷了。”

卜庆棠一击掌，一名小婢女立即从偏厅出现，带领着巩玉延离开了大厅。

在聂寒云的眼神示意下，江强也心领神会的退下了。





原来热闹的大厅，这会儿又归于平静。

“不知卜伯父有何相告？”既已摆脱了一千人，想必要说的话也该说了。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卜庆棠犹豫了一会儿，不知该如何启齿，毕竟由女方催婚，这怎么说也说不过去呀！希望寒云千万别见笑才好。

“伯父有话直说无妨。”聂寒云卓绝不凡的眸光紧盯着卜庆棠。

“既然贤侄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再小里小气了。是这样的，小女今年已十六了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算是适婚年龄，不知贤侄……”

聂寒云云淡风轻的一笑，“原来伯父是在担心这个，寒云这次来，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向伯父提亲的。”

“真的？我还真是老糊涂，问了个傻问题。”

“你卜伯父为了这婚约思忖了良久，前阵子才提及，怎么都没有下文了，正想捎封信给你爹，想着想着你就来了。”

卜母也深感安慰，准女婿从遥远的大南方赶来，有什么比这件事还令人兴奋的。

但，他说这是另一个目的，这么说还有别的事罗！

“寒云明白，在洛阳城内，伯父的威名远播，自然可以帮不少大忙，但目前一些事寒云已处理得差不多了，暂时





还不用伯父劳心。”

卜庆棠的这份好意聂寒云心领了，只因他无论做任何事皆从不假手于他人，更遑论是拓展自己的事业这等重大之事。

“这就好，但说了这么多，还不知是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准备把江南织坊的丁慢慢移转来洛阳，打算等时机成熟了，再接我父母前来，到时有伯父伯母陪伴，亦可慰藉二老寂寞。”聂寒云非常恭谨的说。

“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明明是怕咱们寂寞孤独，还把话说的如此委婉好听。”卜母欣慰的拭着泪，她唯一挂心的就是优优婚后的生活，而今这一切准女婿都为她想到了。

“别哭了，女人家就是这样。”卜庆棠轻斥爱妻那柔弱的个性，继而又对聂寒云说：“别见笑了。”

“此乃人之常情，寒云能体会。如果伯父伯母没意见，我就不歇息了，趁天未暗，我得赶往东街去瞧瞧他们工程进行的如何。”

“那就快去快回吧！我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等着你。”卜庆棠送他至大门，直到他那颀长的身影消失在眼前，才舍得离开。

对于这样的一位女婿，他可真是满意极了。

“小姐，小姐！”小宣宣踩着愉悦的脚步，兴匆匆的往优优的绣房跑了进去。





“怎么了，又看见蟑螂、老鼠了？”优优叉着腰站在门口，等着推门而入的小宣宣。

她正窝在地上斗蟋蟀，正在紧要关头上，好死不死的却被小宣宣这么一个河东狮吼，那两只不要命的蟋蟀居然落荒而逃了。

小宣宣知道自己闯祸了，赶紧掩住嘴，“好，我不说话了，小姐，你继续吧！”

优优敲了一下她的脑袋，“继你的头，都被你吓跑了啦！我不管，你得再帮我抓两只来，愈肥愈好，斗完了还可以烤来吃。”说到这儿，她忍不住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舔舔小嘴，真香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”

“我说小姐，蟋蟀好吃没错，但未来的姑爷重要吧！”

小宣宣最怕吃蟋蟀，每回都是优优逼着她吃，如今一想起那味道，她整张脸都皱成一团了。

姑爷！

这下子，优优脑袋里的重点人物，，总算由蟋蟀改换成姑爷二字，不过，看她那不知所云的表情，像是还没意会出这姑爷到底能吃吗？

“小姐！”小宣宣气得直跺脚，真拿优优没办法。

“怎么了，你刚才说姑爷……姑爷？”优优倏然睁大眼，总算开窍了，“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姑爷？是那个叫聂……聂什么的吗？你怎么又突然提到他了？”

